

# 高则诚文辑

侯百朋辑录

高明，字则诚，浙江瑞安人。著名古典悲剧《琵琶记》的作者。生前著有《柔克斋集》二十卷行世。同时人赵汭称他“学博而深，文高而贍”。《瑞安阁巷陈氏清颖一源集·吊高则诚》诗的作者陈挺在“癸丑兰亭帖已亡”句下加注道：“先生所著《柔克斋集》，遗板已亡。予方塘叔祖尝于其家得二十余片以归，甚喜；既而视之，册叶多不相续，始知无用。后因兵火，并失之。”可见此集在明代中叶即已无传本了。高明的一些诗作，散见于《瑞安阁巷陈氏清颖一源集·高氏家编》、《玉山草堂雅集》、《东瓯诗集》、《元诗选》等集中。民初冒广生氏辑得高诗四十九首、词一首，都为一卷，题作《柔克斋诗辑》，收入《永嘉诗人祠堂丛刻》中。高明文从未见辑录。

近年来，搜求高明史料，翻阅一些方志及其它书籍，辑得高文十二篇，从中约略可窥见高明思想的某些侧面：如对方国珍的态度，对元朝统治者的态度，对出处行藏的态度，对“孝”的看法，等等。这些资料，对了解高明和理解《琵琶记》不无帮助，今特略加说明，汇总于下。

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同志为此提供不少方便，谨致谢意。

## 碧梧翠竹堂后记

昆山顾君仲瑛，名其所居之室曰：玉山草堂。筑圃凿池，积土石为丘阜，引流种树于中，为堂五楹，环植修梧巨竹，森密蔚秀，苍缥阴润，杳歛不得达其牖，羲晖不得窥其户，乃名其堂曰：碧梧翠竹堂。中列琴、壶、觚、研、图籍及古鼎、彝器，非韵士胜友不趣延入也。凡自吴来者，既夸仲瑛之美，又必称梧竹之雅致。

今年八月，余至昆山，过仲瑛所居，仲瑛延客入堂。时日已暮，馀暑尚酷。及既坐，萧爽回寂，清气可沐。须臾，有风出于梧竹之间，摩戛柯叶，调调刁刁，泠然于喁，如耳琴筑。久焉，皎月自水际出，光景穿漏，泛漾阑槛。仲瑛出酒觞客。客数人皆能诗歌谈辩，饮酒甚乐。夜将半，露瀼瀼下梧竹中，清炤拂席，凉气袭人，毛骨欲寒。客相与笑曰：“安得从浮丘公招青童吹灵霄之笙，击洞阴之磬，以终此乐邪？”饮酣，客将就枕寝；余以公事有程，不得留。

舟至河浒，天已曙矣！回望玉山之居，树木葱翠，烟霏芊绵，楼观缥缈，隐露若图画。因叹曰：史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有欲至者，风辄引其船去，世或疑其怪诞。以余观之，梧竹之胜，虽欲优游夷犹，而以尘累牵掣，不得少留而去，况欲涉海求所谓方丈、瀛洲、蓬莱者哉！然则引船之风，意或有之也。余又观史传中所载，古今人物类皆功名势位之人，而以洁身遁世称者，仅一二见，岂非山林泉石之乐，固少有得之者耶？乃知谢幼舆自以一丘一壑过人，彼盖深有所见也。遂命舟人，缓移击棹，且顾且去，意眷眷不能舍也。比至城廓，车马杂遝，尘坌滃起，慨想昨昔所游，则已疑为梦中见矣！

适袁君子英来自昆山，乃记其事，以示子英，俾以遗仲瑛；且谓云曰：“为我语仲瑛：君碧梧翠竹之乐，不易得也，第安之，他日毋或

汨于禄仕，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也。”

至正九年九月既望，永嘉高明则成记。

清·孙衣言《永嘉集》转录自元·顾德辉《玉山草堂集·四》。清·周天锡《慎江文徵》卷二十五、《瑞安文徵》卷四均有收，题目无“后”字，末无“至正九年九月既望，永嘉高明则成记”字样，文字亦稍有出入。《慎江文徵》后还附录元·顾德辉《玉山草堂雅集》高明诗前小传：“明字则诚，永嘉平阳人，至正五年张士坚榜中第，授处州录事。长才硕学，为时名流。往来余草堂，具鸡黍谈笑贞素，相与淡如也。”

### 华孝子故址记

惠山寺之东偏，当泉水之上，有三贤祠。按志书，今祠址，华孝子所居宅也。初，祠久废，吴人王彬始复倡建；既成，则以三贤事刻诸石，且曰：初址实孝子故居，孝子之事，不以没而不著，复砉其碑阴，以记其事，章善也。

按齐史，孝子名宝，晋义熙末，始八岁，父豪戍长安，且行，谓曰：“我还，为汝冠。”后长安陷，父没。宝奉命至七十，不婚冠。或问之，不忍答，辄号恸弥日。建元三年，诏表其门闾。凡史载孝子事若此。

盖自西晋以来，尚元虚，贱名检，教弛法敝，波流风靡，而孝子独能笃至行，终始不渝，其诚意惻恒，可以贯金石，干云霓，若与宇宙日月同其久！于此见天之降衷、人之秉彝，不以衰世末俗而有异也。

孝子晋人，而志谓齐孝子者，盖孝子生于晋，长于宋，没于齐，当其身而天下三易姓。当时居朝廷有爵位者，朝事司马氏夕事刘，朝事刘夕事萧，恬不以为怪；而孝子奉父一言，七十年余，未尝斯须忘，以至没身不替。使当时有爵位者，其奉君命、恪官守，亦咸

若华氏子，则晋不当为宋，宋不当为齐，而孝子宜不曰齐孝子也。

凡游于兹者，憩幽林，酌清泉，临风览古，怀三贤之高风，慕孝子之志行，其素有志者，宜以奋励；其未能者，则澄思革心，勉追遐躅，是则某所以树碑之意云尔。夫人性一耳，有为者亦若是，吾徒宜毋自怠。

录自《常州府志》卷三十四《艺文》，《永嘉集》亦录此文。

### 孝义井记

往年，余客台城，南游方山，见其里人咸称郑氏孝义井之美。去年来四明，获识郑氏永思，暇日尝语及斯井，则知君先世所作也。因从君询其详，永思为予言：“吾先世居闽中久，因避乱，徙台之黄岩泽库。九世祖又分居邑南之天长街。爱方山之雄秀绵薄，与委羽空明洞天相迹，知其为仙灵之宅也，故没而皆藏焉。先墓旧有庐，以奉祠事。宋丞相谢公深甫为题其额曰：‘奉思’。高祖次四府君尝祭于墓下，毕事，因叹曰：‘吾祖父之藏于兹也久矣，而莞牧于斯者，未尝一践乎羨门经皇之间，是虽吾祖父德泽之积，亦足见兹土之人习俗素淳朴也，吾将有以报之。是山土厚而畜于泉汲，人病矣！为之井，以食之，不亦可乎！’及度山趾，作大井。既成，泉清而源深，味甘而色莹；又作亭其上，以休汲者。远迹利之，名之曰：孝义井。故丞相杜清献公为书‘孝义’字署于亭。曾大父修职府君加缮葺完美。后罹兵燹废。大父宣议府君始作庐舍，未毕事而没。先君子早孤，茕茕寡力，勉为营理，未克遂志而又即世。文宝深惧累叶遗址将遂芜没，乃辟茔域之地而增广之，甃石树室，以绍先志；中更兵革，丘木斩伐垂尽，而志不敢辍，卒克复墓庐及井亭。因念祖宗自闽徙居以来，为世十一，而葬于斯者九。墓庐作而复毁，毁

而复兴，自高祖以至于今，相与保守之久矣，虽幸而不废坠，然犹恐后之子孙视为细故而弗加之意，吾能保其永永弗替乎？愿记其颠末，庶相与保之乎？”

余闻永思言而叹曰：夫郑子之用心，其昔人所谓必诚必信者欤！夫墓有庐，人之所瞻依也；里有井，人之所仰汲也。治其庐，复其井，使人瞻焉、汲焉，是岂祖宗之庆，令名善誉皆归于子孙也。况斯井之不替，则德泽之及人也远，天之报其德而钟其庆者，岂有既哉！乃为书其语以遗之，俾刻之石，以贻之子孙。

《光绪黄岩县志》卷三《地理·叙水》：“孝义井 一名梅花井，在县东南方山之麓，宋邑人郑氏凿，元瑞安高明记”，下即刊录本文。《永嘉集》亦收录。

### 余姚州筑城志

余姚襟江枕海，南连嵎、嵛，北距钱塘，其东山、兰风诸乡，与浙右海宁、澈浦相直。天清日朗，北望诸聚落，云树可指。自海宁、澈浦遇顺风拿舟南迈，半潮汐即达：余姚境实吴、越要冲地也。

至正十有八年，天子赐印绶节钺，命江浙平章荣禄方公分省东藩。明年，乃巡行至余姚，瞻视形势，顾谓僚属曰：“是州控扼吴、越，不宿重兵以镇之可乎？顿兵储粮，无郭郭以居之又可乎？”乃议筑余姚城，而属役于军士。于是姚民咸愿输财效力，公因民情从之，且曰：“余姚为宁郡外屏，吾其召鄞县、慈溪、奉化之民分筑之，以纾尔力；其四门用力尤重，吾其给饷；庀材令军士自营之。”民再拜感激。遂界基址、辨土方、揣高卑、仞沟洫、虑财用、书餼粮、峙楨榦、称畚楬，公乃躬自为表直。视工，黎明至城所，夕犹不息。工先毕者，犒以金帛；既毕而隳圯者，又出钱令军士缮修之。公之贵介弟金枢密亚中公能竭力劝相以赞公志。以至正十九年九月戊午

始，十月甲申毕工。

凡城，以里计者九，以丈计者一千四百六十五有奇。余姚当其半，自西迤北，为丈七百有六；其自北而东五十四丈，慈溪县当之；又东而南四百六十丈，鄞县当之；南尽直西，委之奉化县，为丈一百八十有二；而义士鲁允实、俞诚、岑吉、徐曾四人者，又乐为助，筑三十有一丈，界余姚、慈溪之交。

城为址广二丈，其上广杀其址二尺，其高如上之数，郭口之高又六尺焉。四面之门有五：南门齐政，北门武胜、侯青，东门通德，西门龙泉；其东南北又各立水门，以通舟楫。

雉堞巖巖，睥睨明整，楼櫓峻丽，虹亘云矗，州之官属与其耆老相与言曰：吾州庶其安乎！往时寇盗窥侦吾境，欲肆搏噬，赖平章公威武，足以慑之，彼虽恫疑恒怯不敢进，然吾民尝惴惴不安，譬居而无藩垣门户，欲高枕而卧，得乎？今斯城既作，崇墉重关，设险守阨，树旌聚柝，昼徼夜撤，虽有外侮，亦将阻不敢犯。公之保捍我民者，其惠庸有既乎？乃相与伐石，愿纪公绩，而属明为书其实云。

录自《光绪余姚县志》卷三《城池》。《乾隆绍兴府志》卷七《建置》亦收此文，唯文字有删节。又《余姚县志》卷十六《金石上》介绍碑刻如下：

筑城志 至正二十年

碑高八尺，广三尺八寸，二十八行，行五十八字。

余姚州筑城志

承事郎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高明口文

中顺大夫中书户部尚书贡师泰书

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周伯琦篆盖

至政二十年春二月既望，役口宋天祥……等立石

四明徐叔逊、袁子成刻石

## 唐康居国贤首祖师墨迹跋

贤首祖师此帖，或疑其既在新罗，不当尚留宝林。余谓此无足怪者。夫东武之山，尚能自海上越数千里至宝林，祖师真迹独不能复返中土乎？

此帖婉秀清润，有晋人风致。盖其智慧内明，万法悟解，故下笔自然造于妙耳。不然，则彼游方之外者，彼且于世故淡无所著，又安肯拘拘于笔墨畦径而学为如是之书哉！故退之论高闲之善书，而谓若浮屠之人善幻，则吾不知，盖亦疑其非水墨积习所致也。故余于此帖，不暇有所论辨，第为之诗，以赞其美云。

至正十四年冬庚子。

录自《瑞安文徵》卷四。文末曰：“第为之诗，以赞其美云。”诗系长古，林大同《鉴止水斋谈屑》收有此诗。诗云：“西方秀草生七枝，康居日光孕灵姿。早年未著僧伽黎，妙解已谔华严师。五十三参义无遗，四万馀偈穷毫厘。光明出口见者希，金狮子吼摇须弥。欲敷大教渐东陲，尺书万里寄所思。茧纸飞度高句骊，红光射浪鱼龙疑。蛟官贝阙迎珠玑，天吴罔象惊纷披。遂令义想闡奥辞，四英五卷分思维。慈云法雨偏海涯，十山宝地天花垂。消奴汉奴咸归依，牛加马加来谏咨。高山初日冠王时，光芒欲夺扶桑曦。朝鲜教条要用施，黄金不买鸡林诗。灵迹终难淹九夷，归来中华今几兹。天柱老人忽得之，盥洒薇露焚玉蕤。诵之如奉大总持，急呼黄鹤招灵芝。绀园西头一丈碑，鸾翔凤翥蟠蛟螭。惊倒翬光走亚栖，超轶怀仁压梦龟。观者如云皆叹唏，杂遝罗汉从辟支。天龙夜叉为呵搗，神鳗出井不敢窥。传闻赤足来白髭，辟易木魅潜山夔，清凉石钵大布衣，天荒地老夸三奇。我昔学书曾临池，羲之之鬼招不来。夙生根器诚忍痴，况乃名利劳驱驰。黄尘白发徒自疲，九会十义安能知？何时休息解罽羈，东林莲社甘栖迟。佛贤法领相追随，谢公润文或可为。合掌菩萨仰大慈，愿濯香海净垢肌。龙经妙义肯我贻，杂花界里修毗尼。”此诗为他集所未见。

### 《东坡杨梅帖》跋

昔人有得虞永兴书，以“鹤口”二字换铜砚一枚，又以他二字换芝麻三升，余尝疑其妄；今此帖才十四字耳，而好事者既裱饰以为卷轴，而士大夫又从题志而表章之，乃知永兴两字之可以贸物，亦非妄也。然余尝观张宛丘称东坡之书，谓凤阁虎卧，天衢龙跳，欧书比肩，张虞可肖，人皆谓公东坡即逸少，不知此帖能似宛丘所称否？识者必能辨之。

录自清·孙凤《孙氏书画钞》（上）。《东坡杨梅帖》仅十多字，文如下：“杨梅出时，记饷少许。昨日所言试留意。”其后共有六人题跋，高隸第五。末署“永宁高明”。永宁，永嘉古名。

### 余姚龙泉寺碑跋

龙泉寺碑，始立于唐武后天授三年，至文宗太和六年，再摹之石，至元丙子复火，寺废，乙未重建，而碑尚残缺，未再勒也。至正十四年，寺僧仁荣又于郡之能仁寺得墨本，择善工搨摹，复刻石而树焉。盖其寺之始创，与其复兴之概，皆具于碑，碑存则后人知所考，此仁荣所以惓惓于是而不敢废也。此碑自唐天授迄今，将七百年，凡修建者一，重立石者再，物固有幸有不幸也。夫以一文人之片言隻语，虽残废之余，犹不忍废，况于佛祖之经论法律乎！

至正乙未夏，永嘉高明书。

录自《光绪余姚县志》卷十六《金石上》。林大同《鉴止水斋谈屑》亦收此跋，文字小有不同。

## 元名公翰墨题识一则

昔人谓百年之计，树之以德；若吴氏之三世行谱，其树之也远矣，其枝叶之蕃硕也必矣！夫勋旧之家，岂无累数叶跻显士者，然德或不继，虽如颖川陈氏，犹不免公惭卿、卿惭长之讥，况其他乎！此士君子所以有取于吴氏也欤！

永嘉高明则诚甫谨识

录自明·汪砢玉《珊瑚网》卷十二《元名公翰墨卷》。《瑞安文徵》卷四亦收此文。

## 《题青山白云图》自跋

此余往日在越中录寄倪君仲权之诗，今十余年矣，意其不投之苦海，则亦当供酱蒙矣！仲权乃装潢为卷帙，列之于诸名胜间。矧当时事轳轳，世方以斯文束高阁，而仲权于朋友之片言只字亦无遗弃，亦可见其好尚之清、交道之厚，而不为世变所移者也。惜也予之学问名位，视往日不少加进，徒负故人期待之意耳！展卷一览，慨叹不已。因书于左方，以自警云。 永嘉高明

清·顾嗣立《元诗选》三集《柔克斋集·题青山白云图》一诗后，附收此跋。诗云：“昨夜山中积雨晴，白云绿树最分明。茅斋早起无他事，去看溪南新水生。”清·陈衍《元诗记事》卷十九亦录此跋。

## 题《晨起》诗卷

陆务观诗，大概学杜少陵，间多爱君忧时之语。如《题侠客图》

所谓“无奈和戎白面郎”，《示儿作》所谓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，《壮士歌》所谓“胡不来归汉天子”，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。此诗意高语健，不以衰老自弃，而欲尚友古人，不以蒿莱廊庙异趣，而所贵者道，则其平生所志，又非徒屑屑于事功者。或者乃以韩平原《南园记》为放翁病，岂知《南园记》唯勉以忠献事业，初无谀辞，庸何伤！夫放翁不以世俗哀，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，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邪？

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，永嘉高明谨志于龙方。

录自清·陆时化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，尚有同时人余尧臣题记：“放翁手书《晨起》诗一首，感时自惜，忠义蔼然。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端，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，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，岂以《南园》一记为放翁病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，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？斯言也，非特尽夫放翁心事，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！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，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，言行相顾而不背者，予于高公见之。永嘉余尧臣敬书。”

## 乌宝传

乌宝者，其先出于会稽褚氏，世尚儒，务词藻，然皆不甚显。至宝，厌祖父业，变姓名，从墨氏游，尽得其通神之术，由是知名。初，宝之先有钱氏者，亦以通神之术显；迨宝出，钱氏遂废，然其术亦颇相类，故不知者犹以为钱云。

宝轻薄柔默，外若方正，内实垢污。善随时舒卷，常自得圣人一贯之道，故无人而不自得，流俗多惑之。凡有谋于宝，小大轻重，多寡精粗，无不曲随人所求。自公卿以下，莫不敬爱。其子姓蕃衍，散处郡国者，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。其有老死者，则官为聚其尸而焚之，盖知墨之末俗也。

宝之所在，人争迎取邀致。苟得至其家，则老稚婢隶，无不忻悦，且重扃邃宇，敬事宝爱，惟恐其它适也。然素趋势利，其富室势人，每屈辄往，虽终身服役弗厌；其窳人贫氓，有倾心愿见，终不肯一往。尤不喜儒，虽有暂相与往来者，亦终不能久留也，盖儒、墨之素不相合若此。

宝好逸恶劳，爱俭素，疾华侈。常客于弘农田氏，田氏朴且啬，宝竭诚与交。田氏没，其子好奢靡，日以声色宴游为事，宝甚厌之；邻有商氏者，亦若田氏父之为也，遂挈其族往依焉。盖墨之道贵清静故也。

然其为人多诈，反复不常。凡达官势人，无不愿交，而率皆不利败事。故其廉介自持者，率不与宝交。自宝之术行，挟诈者往往伪为宝术以售于时，后皆败死，故宝之术益尊。是时，昆仑抱璞公、南海玄珠子、永昌从革生，皆能济人，与世俯仰，曲随人意。而三人者亦愿与宝交，苟得宝一往，则三人亦无不可致，故时誉咸归于宝焉。

宝族虽夥，然其状貌、技术，亦颇相似，知与不知，咸谓之“乌宝”云。

论曰：乌氏见于《春秋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姓苑》，若存馀技乌获，皆为显仕。（《瑞安文徵》作：若有馀技焉，乌获以力仕于秦）至唐，承恩重，胤始盛，迨宝而益著。宝裔本褚氏，而自谓乌氏，则变诈亦可知矣。宝之学虽出于墨，而其害道伤化尤甚，虽孟轲氏复生，不能辟也。然使宝生于唐虞三代时，其术未必若是显。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，亦其时有以使之。呜乎！岂独宝之罪哉！

录自元·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十三，《传》前有一节文字：“余幼时，尝见胡石塘先生《玄宝传》，今不能记其全篇。有人出永嘉高则诚明《乌宝传》相示，虽曰以文为戏，要亦有关于世教。”此《传》在当时即为友人所赏识。谢应芳《龟巢集·邀高则诚郊居小集》一诗道：“别多无那苦相忆，

赖有尺书时往来。逢人为说《乌宝传》，此客合贮黄金台。北风尘土岁云暮，南湖水波冰欲开。扁舟短棹日相口，元出西郭看野梅。”《瑞安文徵》卷四亦收此《传》。

## 大成乐赋

尼山降神，麟绂告祥，表盛德于万世，垂休声于百王。怅丹书之已远，怀素王而不忘。宜大成之嘉乐，昭德音之洋洋。夫其金搏初宣，球磬终鸣，合琴匏之雅韵，畜埙篪之和声。后合乐以齐奏，先工歌之间升。灿始终之条理，非一音之小成，象盛德之咸备，岂一善之能名？至若穆穆庙堂，几筵既陈，豆笾静嘉，粢盛苾芬。燎晰晰以在庭，夜迢迢以向晨。聆控楬之迭奏，喜丝簧之递闻。是乃秩秩其伦，煌煌其音，铿乎若卫之磬，泠然若杏坛之琴，若曾点之瑟，悠然而间歇，类关雎之乱，渊乎其幽深。感馀韵之未终，怀洙泗而沉吟。嗟夫！云门不歌，咸池已息。况女乐之归已纳，而雍彻之僭未革，虽雅颂之得所，嗟阳襄之屏迹。遂乃斥郑声以严法，托虞韶以垂则。叹夫人兮莫我知，匪颜氏其孰能识？故噉如绎如之训，仅语之太师；而金石丝竹之音，徒闻于旧宅。嗟圣人之道，不获见于制作，而闻其乐者，犹足以想像其大成之德。彼夷惠与伊尹，虽制作之造极，犹一音之特奏，固与大成者殊途而异域也。

猗欤盛时，文教弘施，翳尔多士，际兹休期，瞻孔庙之翼翼，本治化之熙熙。聆斯音者，必知金声玉振之序，会于心者，必为始终条理之思，岂徒习其音节，若矇瞍之所为者哉！

歌曰：于穆兮辟雍，肃清祀兮吾将从。揽苹藻兮荐芳，抚琴瑟兮鼓钟。乐奏兮备举，工歌兮容与。喤喤兮厥声，神缤纷兮来下。尼山兮崇崇，石岩岩兮云溶溶。乐之成兮犹有终，猗君子兮思无穷。

录自清·周天锡《慎江文徵》卷二，《乾隆温州府志》、《瑞安文徵》均收此赋，个别地方文字有出入。